唐虞考信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虞考信錄

崔　述　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唐虞考信錄卷一

序例三則

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杜林等所傳古文尚書。於堯典外。別有舜典一篇。而殘缺不全。不行於世。東晉以後。僞古文尚書出。有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仍無舜典。至齊武帝時。有姚方興者。稱於大航頭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謂之舜典。其本漸傳於北。至唐。孔穎達遂黜孔杜相傳古本而遵之作正義。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堯舜之事果分二典。則堯典當盡於堯殂落後。豈有堯尚爲天子。舜但攝政。而遽以其事屬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衆棄之邪。雖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禮傷教。其謬一也。堯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稱堯而不復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堯。帝者誰耶。稱名不正。其謬二也。帝曰欽哉與愼徽五典。前後文義相承也。乃畫堯典至欽哉止。則堯典文散漫無尾。而愼徽五典等語無所因。文理不通。其謬三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然則秦火以前原通爲堯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孔門所授果分舜典。傳經者必不通以爲堯典矣。故堯之稱止於篇首一見。而舜於堯

崩之後尙稱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稱爲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堯之殂落稱爲帝也。何者。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義例甚明。後之學者自不察耳。曰。然則二帝何以合爲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萬古之所以開。由於禹稷契臯陶諸聖人。而諸聖人之用由於舜。舜之舉由於堯。故虞書記天下之治必歸功於堯。而記堯之功必攷於舜命官熙績之後。然後堯得人之仁可見也。堯之遜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一篇之中所命。皆堯之命。所爲皆堯之事。舜特終堯之事云爾。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雖異。二帝之治則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統名曰堯典。稱堯則足以兼舜。稱舜則不足以兼堯也。史記於兩人事相首尾者則爲合傳。夫堯典亦若是而已矣。曰。舜之事統於堯典。堯之典何以反屬之虞書也。曰。虞書者。兼九共。汨作。臯陶謨等篇而統命之者也。諸篇皆紀虞事。無涉於唐。不可通名爲唐書。而虞之成功實始於堯。堯典實兼虞事。故以堯典冠虞書也。余初爲考信錄。倣司馬氏本紀。分唐虞爲二。既十餘年。始自覺其謬。乃因尙書之舊合爲一云。

堯典之體。與書他篇不同。他篇但紀一事之始終。堯典則統二帝之始終而紀之。其文簡。其義宏。其首尾完密。其脈絡條貫。雜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雜輯詩書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獨於唐虞。但列堯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見於他篇及逸書者。則皆從傳例。低一字書之。如

綱挈目。如經持緯。不敢淆也。然堯典所記特其梗概。其經畫之制。誥誡之言。則皐陶謨九共等篇實備之。蓋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綱已具。其後皆諸臣所自爲事。故各隨其事之首尾載之。典不勝其載也。譬諸後世之史。典本紀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貢皐陶謨列傳也。其文本互相發明。而自秦漢以來缺亡者多。存於今者僅二三篇。說經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顚倒錯亂。重複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載。取禹貢皐陶謨之文補之。而分爲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堯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堯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終。第二篇。堯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兩篇則堯舜之爲天下得人。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者也。惟第四篇當唐虞之交會。乃政事之紀綱。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備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諸器然。堯之事猶蓋也。舜之事猶底也。蓋與底相覆而相承。則信乎堯舜之事不可分。而堯舜之治法爲千古之祖也。

唐虞之事。較諸三代尤多難考。戰國處士橫議之言。僞書僞傳揣度附會之說。詳見提要總目篇中。其事之失實。固不待言矣。卽傳記之文亦有未可概論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隱桓莊閔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備載。無他。遠近之勢然也。況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數百年。傳聞異詞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談唐虞。猶以兩漢之世而說豐鎬也。苟非聖人。安能保無一二言之誤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爲得其實。雅頌所述次之。至春秋傳則得失參半矣。豈非以遠故哉。雖以論語

孟子之純粹。而其稱唐虞事亦間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爲後人所追記。如堯命舜之類。或門弟子所言。如舜完廩之類。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書之者也。雖孟子所自言。亦有記者之誤。觀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見。故今於唐虞之錄尤致愼焉。必其詳審無疑乃敢次經一等書之。否則寧列之備覽。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時無的據。文非紀載而義足發明。則列之於附錄。附論。唯備考存參。事或春秋言或秦漢。但取其可參伍相證。雖有不醇。不區別矣。其餘揣度附會之言。雜家小說之語。則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駁者采之。所未駁者辨之。或其失尙小。及其言不甚爲世所信者。時亦往往從簡。非敢過爲吹求。妄行去取。誠欲祛異說之紛紜。還本來之面目。使二帝經營之次第。設施之先後。瞭然如指諸掌。蓋凡二十餘年而稿始成。而尙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學深思之士。當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堯建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書堯典。

大戴記稱堯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史記作舒黃黼黻衣。史記作黃收純衣。丹史記作彤車白馬。余按經云欽明文思安安。欽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條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從容。僅六言而聖人之德備矣。至戴記則膚闊語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雲。則形容之詞。非德之實也。不驕不舒。以言聖人淺矣。車服之色。尤無當焉。學者試取經文熟讀而對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同上。

大戴記帝繫篇云。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次妃簡狄氏產契。次妃陳隆史記作鋒。世紀作豐。氏產帝堯。次妃陬訾氏產帝摯。史記云。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弟放勛立。是爲帝堯。帝王世紀云。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後之學者皆信之不疑。余獨以爲不然。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艱食也。若稷果嚳元妃之子。則嚳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歲。又歷摯之九年。堯之百載。百有六十歲矣。契於此時亦當不下百數十歲。有是理乎。堯之兄弟有如此兩聖人而終堯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薦。迨舜然後舉之。可謂不自見其眉睫者矣。尙何明之明而側陋之揚哉。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是高辛氏之子孫。當堯之時已傳數世而分數族矣。堯安得爲高辛之子哉。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遷實沈於大夏。若堯親高辛之子。則閼伯實沈當爲堯之兄弟。傳文何得乃云爾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非賢聖也。何以獨繼嚳而帝。傳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皞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誤以爲在嚳之後因疑爲嚳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卽摯之繼嚳。亦未必

然也。且卽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君也。乃其立後。旣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尙得爲聰明執中乎。曰。然則堯何以有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羣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故孰爲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嚮風者爲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盡藉於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卽不能有天下。則羲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肖。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卽令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噲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

安得而專之哉。漢儒考古不詳。誤信戰國無稽之說而列之於記。載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簒嬰。曹操假之以簒獻。不獨嬰與獻之實未嘗禪也。卽令果禪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漢之天下非嬰獻之所得專也。使莽操之得自託於禪讓者。乃漢儒考古不詳之有以啓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記之文幷不載而爲之辨。

堯授時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書堯典。

漢書律曆志云。曆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余按經文。四時之紀。閏之疏密。朞之日數多寡。皆至堯而後定。非舊已有成法而中廢。至堯又修復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語。然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贏縮也。故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皆謂宗祝祭祀事耳。與羲和之司歷法者無涉也。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亂自在蠻夷。相距數千餘里。三苗安能廢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閏餘乎。至楚語所稱堯復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呂刑之文。非襲堯典之語。堯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爲堯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則堯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劉歆班固誤合楚語於堯典。後學祖而述之。遂謂黃帝以來曆數已

有成法。然則堯典之累累而驗之。諄諄而命之與夫史臣之瑣瑣而記之者。不皆贅乎。韋昭國語解及尙書僞孔傳蔡傳。並以重黎爲羲和。皆沿漢志而誤。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同上。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蓋曆有三率。一晝夜爲日率。一盈虧爲月率。皆易知者。獨一寒暑爲歲率。其間贏縮奇零最爲難齊。故曆法以成歲爲要。然歲之終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爲四時。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驗之。時之終始尤無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時之中。中得。則前推之卽爲始。後推之卽爲終。此聖人建中之治。雖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曰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鳥星虛者。考之以躔度。猶懼其未也。復驗之於人物出入變化之節。而後四時可定。四時定則日數可得。月閏不差而歲成矣。故其綱曰。敬授人時。而孔子告顏淵亦曰。行夏之時。所重在時。故不言日月歲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同上。

曰。此其記堯之命羲和。何也。曰。記曆法所自始。四時所由定。而歲所由成也。蓋曆數自黃帝以來

有之故傳云。少皞氏鳥名官。鳳鳥氏。曆正也。然曆之爲法。必積久而後差數可見。創始者勢不能以周詳盡善也。故必行之數百年。至堯而後朞之日數多寡可校。閏之疎密可推。堯猶懼其未符。又命官分驗於四方漸損漸益。而後四時不爽。乃始定爲畫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記其命官。以志曆所自始。漢志六曆。雖有黃帝顓頊之稱。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損益而推廣以成書。非黃帝顓頊之所自爲也。曰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爲詳記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時。四時不爽。然後農桑可興。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盡。天地陰陽之化可得而輔相變理。書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堯典載堯之政。特詳於此。而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亦以行夏時爲第一義也。所謂夏時。卽堯所定之曆。蓋殷周皆別起一方。故用其國舊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曆皆不改。漢志所以有三代曆。而無唐虞曆也。故此章之文與禹貢相表裏。四時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別。所以平地。天時正。然後政典舉。故堯舜之治。始於授時。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堯舜之治。終於敷土也。曰。然則堯在位七十載。止有授時一事。別無功可紀乎。曰。亦非也。堯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變。其豐功仁政超前古而貽後世者。蓋不知凡幾矣。但唐虞時人情淳樸。雖有簡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龍之徒以爲堯舜功德隆盛。實開萬世之天。生民以來。未有倫比。不可不著之策。以傳於後。故撰堯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時已當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見者或多。若舜攝政時。則見者希矣。至堯七十載前。則多得之傳聞。難可依據。而古人又愼

重、不肯傳疑。故但敍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蓋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錄之耳。然堯開天救世之功。實成於舜。故堯之事業。尤於舉舜敷治爲最大。既已載堯求舜之切。用舜之奇。與舜攝政命官之事。則堯之功。卽此已見。正不必取七十載以前之政條舉而縷敍也。不善讀書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堯之生平碌碌無所表見。有賢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創制顯庸者。其失尙書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記堯之授時而備論之。

〔附錄〕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

集注疑此文爲命契之詞。蓋以孟子載於契敎人倫之後也。然按堯典。契爲司徒在舜卽位以後。恐此文別有所謂。孟子以其意足相發。故引之耳。堯能使民於變時雍。七十載以前豈無命官敷敎之事。不必定屬之契也。又按典謨之文質直。無用韻者。惟歌乃有韻。獨論語孟子所引堯之命皆有韻。躬中窮終來直翼得一韻。而其文亦較淺。與典謨皆不類。恐後人所潤色。非當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錄於此。

〔附錄〕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左傳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無從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並附錄於命羲和之後。

〔備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左傳昭公元年。

此以上條證之。其爲堯事無疑。故杜氏云。后帝堯也。然傳此篇頗近鋪張。不能保無失實。故與下條並列之於備覽。

〔備覽〕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左傳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爲顓頊。余按。經傳徒稱帝者。多謂堯舜。況上文之帝方謂堯。此文之帝又謂顓頊。殊爲不類。恐亦堯時事耳。故隨上文而次於此。

堯求舜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書堯典。

僞孔傳云。允。國子爵。按史記以允子爲嗣子。朱爲丹朱。蔡傳從之。於義爲長。僞傳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蔡傳云。與下文相似。疑有外誤。或云。衍文也。說近是。

〔附錄〕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書呂刑。

按。舜攝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靜言兩章記共驩鯀之事。獨三苗以在外而不與。故今取呂刑之文附錄於此以補其缺。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書堯典。

此其記放齊驩兜及鯀之用何也。曰。所以爲舉舜張本。亦所以爲流四凶之張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驩兜相與比周。鯀功又不克成。是以堯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驩兜皆爲堯所斥絕。卽鯀之用。亦非堯意。是以舜攝政後。流之放之於遠方也。曰。然則堯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當堯之時。或其才有可取。罪尙未著。猶欲冀其成功。望其悔過。及舜攝政後。而情狀日以顯著。功既難冀其成。過亦無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簡質。未及詳載其由耳。非堯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蓋堯之心。但欲庶績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數人。故舜流之放之而無所嫌。故虞書於舜未攝政之先。記此數章。以見四凶之流放。本皆堯之心。舜特體堯之心。終堯之事。以成堯之美。而初未嘗反堯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堯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堯舜之心者。莫如作堯典之人。然則此篇。亦非聖人不能爲矣。僞孔傳以四岳爲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蔡傳因之。謂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余按國語以四岳爲一人。春秋傳有大嶽。杜氏謂卽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職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則咨之。羲和四子。曆官之屬耳。況又在外。安得常與朝廷之事乎。蓋唐虞之有四岳。猶漢之有五官中郎將。唐之有四門博士耳。當從朱子無疑。或云。說本孔平仲。未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孟子。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同上。

說者多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其語蓋本堯典九載之文。然九載而鯀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則是水不自堯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水亦不自堯除也。蓋上古之時。水原未有定道。聖人制衣食。宮室。器用。書契日不暇給。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過洿下之地注之。故猶得以苟安。積久而水日多。至堯時遂至懷山襄陵耳。自禹始開水道。使歸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卽然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若但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爲難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堯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書堯典。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鰥稱也。以下釐降二女。故於此稱鰥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簡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左傳昭公八年。

〔存參〕幕能帥顓頊者也。魯語。

大戴記帝繫篇云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史記作望勾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史記五帝本紀因之。余按春秋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顓頊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記之世次無之。而勾芒據春秋傳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爲顓頊裔也。且大戴記以堯爲黃帝之元孫。則是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況於近屬。堯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與堯之女等乎。蓋謂舜之出於顓頊。可也。謂顓頊舜與古帝王之皆出於黃帝。則不可。謂幕有功德而傳於世。可信也。謂舜先世之名無不歷歷皆傳於世。則不可信。然則大戴之文不若春秋傳之爲近理矣。而傳文又與國語同。或當不誣。故棄彼而采此。說並見前黃帝及堯建極篇中。○韋昭國語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按傳此文。則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國語稱上甲微帥契高圉大王帥稷。皆在湯武前。惟杼在禹後。則以爲帥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謂之帥舜。乃謂之帥顓頊乎。韋氏蓋因大戴史記敍舜先世無幕。故曲爲之說。而以幕爲思。所謂因誤而益誤也。今正之。

舜發於畎畝之中。孟子。

〔附論〕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同上。

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詞。不必實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歷山雷澤之人。豈皆賢而無不肖哉。成邑。成都。卽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極爲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顯爲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語也。大抵稱古人者多過其實。以舜之不順乎親也。則謂舜旣升庸之後。瞽瞍猶欲殺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則謂舜當耕稼之時。人已化而歸之。試比而觀之。無乃感一家太難。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惡鄉原。孟子稱士憎茲多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雖上古人情淳篤。與後世不同。要未敢信爲必然也。故不載。○歷山。雷澤。河濱。說者各異。或以爲皆冀州地。或以爲皆青兗州地。自晉唐以來。相爭駁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應耕稼陶漁於二千里外。則以爲冀州者近是。孟子雖有東夷之語。然但較文王而東耳。傳稱桀走鳴條。鳴條亦冀州境。豈得遂以爲青兗哉。要之。史記所稱有無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書堯典。

此後堯必召舜見之。觀其氣象。語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經文簡耳。

史記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余按史記此文采之書及孟子。而書孟

子皆未言爲後母。則史記但因其失愛故億之耳。鄭武姜惡莊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立廣而廢勇。豈必皆異母哉。漢劉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姪。琮妻也。遂愛琮而譖琦。而世俗相傳。謂琦與琮異母。亦以其愛故億之也。吾惡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經既無文。闕之不失爲愼。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逸書。

〔附論〕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孟子。

按。經但言舜之父母頑嚚。未言不順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語。始有號泣旻天之事。以聖子而遇頑嚚之父母。不順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則亦在四岳舉舜之前。非嬀汭嬪虞之後矣。且逸書云。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卽堯典之克諧以孝。烝烝乂也。云瞽瞍亦允若。卽堯典之不格姦也。然則允若亦在釐降以前。釐降以後。不得復有不順之事明矣。惟孟子稱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倉廩備。而舜尙如窮人之無所歸。則是釐降以後。猶未允若。蓋孟子一書。亦出於門人所記。特欲極言舜之慕親非外物所能移。而詞氣抑揚不無過當。非果登庸攝政之時。尙有號泣于天之事也。

故今號泣允若之文。並置於經頑嚚諧孝之後。非敢與孟子有異。要期無悖於經而已。說並見後慎徽條下。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書堯典。

此後堯必授舜以職。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經不詳者。或舜所歷不一官。不可詳記。或舜陟後故老多沒。上古史册未備。其詳不可得知。故但記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按經紀嬪虞事。絕未見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堯爲天子。瞽瞍卽不欲舜娶。勢亦無如之何。而烝烝乂。不格姦之後。何至尙欲其鰥以終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將制舜使不得仕。卽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獨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戰國時多好談上古事。而傳聞往往過其實。孟子但以義裁之。苟不害於大義。亦不甚核其事實之有無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識其說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書堯典。

此舜既舉以後。未攝政以前事。據春秋傳引此文以證舉元愷。去四凶。地平天成。內平外成之事。

則舜此時已執大政。成大功矣。據孟子稱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舜此時猶在田間。未受職也。余按。經云。納于百揆。賓于四門。舜之不在田間明甚。且堯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當試之。不容厚奉養之而不畀以職事。則孟子所稱爲不然矣。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三載爲時無幾。安能即建平成之績。且果天地內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爲者。則春秋傳所稱亦不然矣。蓋立言者欲暢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復顧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貴而減慕親之心。而忘既舉之後。不容復在畎畝。傳但欲明舜進賢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經所稱者乃三年以內事。其化尚未至此。傳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門人所記。或不無言過其實者也。讀者當察其意。不可泥其詞。以致失其事實。故舉元愷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錄。

〔存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瞍瞽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此事。宋司馬君實史鄭嘗辨之。今戴其文於左。

史鄭一則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之

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尙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

余按。經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姦。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殺己者乎。瞽瞍且欲殺舜。何以爲之不格姦。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殺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姦哉。舜既見舉受官。則愼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將惟日不足。何暇閒居家中而完廩。浚井而鳴琴也。使瞽瞍之掣舜肘至此。舜亦安能爲堯盡職乎。象之惡舜。雖封之猶不使得有爲於其國。況乃使之治已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蓋舜之家事見於經者。父頑。母嚚。象傲而已。因其頑嚚而傲也。遂相傳有不使娶之說。相傳有欲殺舜之事。諺曰。尺水丈波。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天下事之遞述而遞甚其詞者。往往如是。君實之辨是也。程子蘇氏亦皆以此事爲烏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實子由皆譏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說。而按此文乃萬章之語。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聖人於弟之無藏怒耳。非必謂萬章所言歷歷皆實事。況孟子七篇。乃門人所記。亦未必無遺漏潤色。恐不當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論〕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

大戴記稱舜云。好學。孝友。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誤。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余按。此語至爲膚淺。且百王羣聖之所同。不得獨以稱舜。五帝本紀亦

不之采。豈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記所采者尙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淺謬。其文與史記異同者。皆不如史記之完善。或史記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訛誤增益邪。故今不戴。○僞舜典首云。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元德乃老莊氏語。六經所不道。經傳稱元。皆色也。契稱元王。亦非以德名。蓋宋齊間。老莊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僞。說已見前序例。

〔附論〕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

堯典何以紀堯求舜如此之詳也。堯功之大大於舜。堯功之成成於舜也。蓋朝覲。巡狩。制禮。作樂。地平。天成之績皆自舜而熙。則舜者萬古之一人也。以萬古之一人而隱於田間。困於頑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則此一人者。亦萬古之一人也。吾故讀尙書而見舜之奇。而見堯之尤奇也。故堯在位七十載。其濟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獨於求舜之事致詳焉者。堯之事業。莫有大於舉舜者也。然則舉舜以前。何以歷記放齊驩兜之事也。所以著堯憂民之切也。堯之心無一刻不以天爲念。無一刻不以民爲念。所以無一刻不以得一大聖人爲念。卽使天下並無舜。而堯求之之心終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爲堯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萬世也。大哉堯之爲君也。孔子所以深歎美之而擬之於天也。讀尙書者於此求之。庶可得聖人之萬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執中之云。以漸入於空虛無用之學。其視聖人何以異於近世講學之儒也。

唐虞考信錄卷二

舜相堯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書堯典。

堯老而舜攝也。孟子。

按經文。堯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堯之心欲舜此時卽居天子位。猶讓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讓于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已終身不行天子政。猶岳之辭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終于文祖。受終者何。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者是也。蓋堯欲舜卽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已終不行天子政而堯又不肯。於是乎堯不得已降心以從舜而使之攝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從堯而爲堯攝政。兩聖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時勢所迫。遂創千古之奇。而適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攝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與勢相摩而聖人之權生焉。故曰堯舜爲萬世之法也。然則何以謂之受終。堯之事未畢。授之舜使終之。故曰受終也。

〔存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篇。

按漢儒所傳之古文尚書。史漢所稱。馬鄭所傳之孔壁古文。非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

其代已熙庶績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賡載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常保而無失也。下至湯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爲言。絕無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迭進相誡。始多儆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爲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固不足爲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僅微露其意。惟召誥乃諄諄焉。故讀尚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淺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終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皐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殳斨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考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爲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而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

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剿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曆數爲據使後世闇千者得藉爲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曆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耶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爲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爲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果係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濬川孰爲輕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尚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頌深信之然至閟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爲衰世之文非愼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敍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勢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記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尚書之

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爲實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決之。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堯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補堯授時之未備。故首及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曰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同上。

此記布政於內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專也。

按。羣牧云者。數不定之詞也。蓋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數。自舜肇十二州。始定爲十二人。使各統一州耳。堯舜之事。皆夏時所追記。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爲幾人。故曰羣牧。亦闕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豈得不云九牧邪。說並見後肇十二州條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同上。

此記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內外一也。無所不用其敬也。

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岳。恆山也。中岳。嵩高也。後世傳尚書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見於經。無可疑者。華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當不誣。若衡乃在荊州南境。獨爲篤遠。使汝洛間諸侯涉數千里而往會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貢以霍山爲太岳。春秋

傳亦稱四岳爲太岳。則太岳似當爲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恆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遠文缺。不可考者較多。不如闕之爲善。至增嵩爲五岳。尤爲無據。堯典但稱四岳。而春秋傳亦云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大室。卽今嵩高。然則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蓋秦漢之間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無所採。爾雅亦載五岳之名。與史記大同小異。皆不足據也。

〔附論〕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書堯典。

此總上內外之政言之。

堯典於舜攝政之日。何以詳記其朝覲巡狩也。曰。朝覲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堯以前。聖帝迭興。其時亦必有朝覲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爲常典。故記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攝也。必有大變革。大號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記他事殊少。獨記朝覲巡狩乃過半焉。何也。曰。此聖人御天下之要道也。蓋天子以一人而臨四海。雖有如天之仁。而遠方遐國。窮簷蔀屋。勢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稱堯之德先以欽明。述堯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紀舜之命官先以闢四門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數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則人主數與天下牧民之吏接。則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數與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則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覲巡狩者。天子之所以爲明也。蓋以天下之廣。諸侯之衆。

其仁與暴。勤與惰。政事之修舉廢墜。天子皆無由知之。雖有百卽墨大夫。而不勝毀言之日聞。雖有百阿大夫。而不勝譽言之日至。雖堯舜之臣必無壅蔽者。然聖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爲懼。故使之歲一朝以盡諸侯之情而考其職。又慮其暴而飾爲仁。惰而飾爲勤。廢墜而飾爲修舉也。故又五歲一巡狩。以盡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證所述之職之虛實。由是言之。朝覲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將以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巡狩之典。非以極觀遊。博景物也。將以驗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蓋堯舜雖躬聖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惟其病也。是以定爲朝覲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爲典禮固然。能知聖人之深意者少矣。蓋聖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爲用。不可偏廢。故堯典於舜攝政時紀察吏之事。必終之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明徒察之無益也。於舜卽位後紀用人之事。必終之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進賢之大略。

此卽記十二牧。禹。皐陶之倫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職。在舜未卽位前。固已卽九官。雖命於舜卽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堯時。史記所謂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是也。顧此文殊略者。古

者俗淳事樸。史册未興。而堯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稱。時之先後。無由詳考。而古之史皆傳信不傳疑。故但渾舉其概。猶舜卽位後稱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羣牧。其人數不可得詳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職終。故詳之。若登用之始則小事耳。爵或屢進。官或屢遷。所登用者亦當不僅此數十人。固不勝其詳也。然此三言者雖略。而用人之道已備。不先以奏言。則無由辨其賢否而試之。不繼以試功。則無由決其賢否而庸之。孟子所謂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者。正謂此也。後世恩澤之舉。資格之授。詩賦時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卽一言契主。朱紱旋加。若漢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載。王安石。爲國大姦。貽害無窮。豈非明試之道疎乎。然則此三言者。何異班超平平之論。聽之若老生之常談。而行之實經驗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兩篇皆記堯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進賢與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進賢。開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結前篇舉共用鯀之案。亦章法也。

〔備覽〕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左傳文公十八年。

傳於此文後引書五典克從。百揆時敘之語以證之。史記因此。遂載其事於舜未攝政時。余按。經云。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舜未攝政時僅三年耳。史記謂舜舉二十年而後攝政。故云然。若僅三載。則當在舜攝政時明矣。舜初自田間來。安能悉知元愷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傳但引書以證舜功。非謂其必在此時也。且傳語頗夸。未必不失實。故列之備覽而次之於此。此卽車服以庸之一事也。又傳稱堯不能用。語亦非是。堯亦聖人。舜亦聖人。堯何遽不如舜。堯能舉舜於田間。獨不能舉元愷於世族乎。元愷之未用。或其年尙未逮。才尙未著耳。史克但欲極稱舜功。遂不暇爲堯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說並見前愼徽五典及後四罪。殛落條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書堯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開禹敷土之先聲。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備矣。

〔存參〕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漢書地理志。

蔡氏書傳云。古但爲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卽位。當是攝政耳。文訂。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當是北。文誤。恆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余按。濬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則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誤固不待言矣。詳見後篇。然卽古之九州亦初無是事也。何者。肇之爲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設之之謂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

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爲十二。細事耳。非舜代堯致治之大政也。特書之。何居焉。然則古固未嘗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爲十二州以屬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記之。曰肇十有二州。以誌州所自始。州之爲文。本取兩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是時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爲州。故舜攝政之初。但曰。日覲四岳羣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數也。及舜卽位。則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羣牧。牧已常有額也。其後禹別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羣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至十二州之名。經傳皆無之。幽、幷、營之爲州。雖見於周官爾雅。然彼自記九州之名。與舜之十二州初無涉也。冀帝畿也。地雖少廣。尙不逮雍、荊、揚、梁。若分裂之以爲幽幷。則冀之所餘者幾何。畿內不應若是小也。漢以後。河南徙。兗地大半入於河北。又東滅朝鮮。置樂浪。乃幷建冀、幽、幷三州。然幷猶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當舜時。河猶在大伾洚水。若又以遼東爲營。其間安得容三州乎。書云。海岱惟青州。東際海。西界岱。則遼東之不在青州域內明矣。爾雅云。齊曰營州。齊。今之青州府。則爾雅之營州卽青州而非遼東明矣。又安得以遼東爲營。爲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書。本非先王之制。封國之不合。章章可見矣。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則是周人亦以爲冀。未嘗以爲幷也。至於爾雅。乃漢儒釋經之書。其於九州亦初不言爲商制。孫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爲商制。作爾雅者非商人也。何爲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言爲商而乃以周之國名冠之乎。蓋自戰國

以來古書散軼卽有之而簡策繁重得見者少見之亦或不能記憶非若後世印本之書輕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檢覈也故秦漢間書多與經傳異者公羊子所謂所傳聞異詞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爲怪而後儒必欲曲爲之解使之並行不悖過矣況欲以此補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強不知以爲知古書旣缺十二州名無可考證則亦已矣適見周官爾雅有幽并營三州名爲禹貢所無遂附會之以補舜十二州之數巧則巧矣而不知其誤且誣也或者又謂陶唐都冀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則又從而爲之辭者使北之所及果廣則其山川亦當有一二見於禹貢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無所記載乎故今槪無所採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說並見後舜命禹及禹別九州條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書堯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聖人尙德緩刑先賞後刑故待庶政畢敍然後及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呂刑所述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刑重則流遠刑輕則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稱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當刑而宥之者蔡傳所謂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學校而不率師長之教訓贖刑則常人之犯小罪者說見後條三者

皆不麗於五刑。故不殘其肢體。不流之遠方。然縱之不問。勢必至於無所忌憚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懲之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刑之變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惡。故論其事。尤論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時勢所迫。不得已而誤陷於罪。從而刑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誥所謂適爾。時乃不可殺者也。怙惡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屢犯之。以常罪罪之。則不足以止姦。而善良罹其毒。故賊之。康誥所謂自作不典。式爾。乃不可不殺者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統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謂此章乃命官之詞。其上疑有缺文。說近是。

金作贖刑。僞孔傳通承上文而言。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蔡傳但承上兩句而言。謂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呂刑篇題下。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舜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則是流與五刑相表裏。五刑有當宥者。則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則是五刑五流之外。別有此三種刑。各用於所宜用。而與五刑不相涉也。若謂誤入於五刑者以金贖罪。則文當云流宥五刑。金贖五刑。即所贖者官刑教刑。亦當變文以明之。皆不當言作贖刑。與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語文同義。均平列而爲三也。且下文云。眚災肆赦。誤入於刑。非眚災乎。何以或赦或贖而官刑教刑皆許之贖。倘有恃其多金而違誤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處之。然則此三刑者。本各自爲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蓋官刑專以治官府。教刑專以治學校。贖刑不言所施。則爲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麗於五刑。是以不忍殘其肢

體。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贖爲之刑。卽後世所謂罰也。古未有罰名。故謂之贖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財物細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錢帛之屬。彼懼於失金則不敢輕犯。亦有畏罰甚於畏鞭扑者。故罰之自足以止姦。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五刑非可以輕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學校。則輕罪將何以治之。傳曰。刑罰淸而民服。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有刑。則必有罰。各視其所犯以加之。非罪當刑而可以罰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財。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罰之。漢世建入穀贖罪之法。遂幷不問其疑與否而槪許之贖。於是刑罰相亂。或當罰而遽罹於刑。或當刑而僅致其罰。以致貧者含寃而富者輕於犯法。寧唐虞之治而有是哉。兩傳所言。蓋皆習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同上。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傳。子產對韓起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說殊爲荒誕。且與昭元年對叔向事絕相似。而彼於義爲長。蓋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詞。著書者遂兩載之耳。故今不採。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書呂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同上。

〔備覽〕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楚語

〔存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左傳文公十八年。

此文。史記載於舜本紀歷試時。而載四罪咸服於堯本紀舜攝政時。則是以爲二事也。杜氏左傳集解。謂渾敦卽驩兜。窮奇卽共工。檮杌卽鯀。張氏史記正義。謂饕餮卽三苗。則一事矣。余按。以爲二事則彼稱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異。數亦適符。不應如是之巧。況合而計之。當爲八罪八凶。又不應經獨記彼。傳獨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爲一事。則同此四人。傳何不明言之而但爲隱詞。況鯀有過人之才。如傳所云。四岳及廷臣無因共薦之。而三苗之殺戮無辜。亦不應僅斥其貪冒聚斂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蓋本一事而傳之者各異。猶臯陶典刑

而或以爲伯夷也。謂別爲一事固不可。謂卽此四人亦不可也。況史克之語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實。必委曲爲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卽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傳堯不能去之語。尤非是。故刪之。說已詳前元愷條下。

〔附錄〕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綱目前編以堯之七十一載。爲舜殛鯀之年。七十二載。爲舜用禹之歲。余按。鯀。大臣也。其德雖不可用。其才未必無可觀。使其誅果不可暫緩。堯不待舜之攝政當卽殛之。使猶可暫緩而責其後效。舜必不於攝政之初而卽殛之也。舜之攝政。不過堯老而代之理事以終堯之功。非堯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學者亟於稱舜。遂至往往無以處堯。亦已過矣。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但言禹興於鯀殛之後耳。非謂鯀甫殛而禹卽興也。若鯀甫得罪而禹卽任事。揆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獨不少爲禹地乎。況舜之卽位。禹雖已爲司空。然尙未平水土。則是舜之舉禹。雖在堯世而爲時亦不甚久也。然則鯀之殛。當在舜攝政數年以後。禹之舉。當在堯殂落數年以前。乃於事理爲近。故附次此文於堯之末載。說並見後命禹條下。

〔附錄〕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孟子。

按書。益奏鮮食與禹隨山刊木同時。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蓋禹導山在前。導水在後。隨山刊木。導山事也。決水距海。導水事也。益之烈山澤在導山時。故在導水之前也。舜之卽位。禹已前爲

司空。則導山當自堯之末年始。導水乃在舜世耳。然則益此事。當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堯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鳥獸耳。與烈山澤事無涉也。但益之事於經無明文。故附次於此。說並詳後命禹及夏禹導山條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書堯典。

世傳堯在位時。有康衢之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華封之祝曰。願聖人富。壽。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謠。乃剽竊雅頌之文。帝力何有。乃楊氏爲黃老之言者所爲。而富。壽。多男之說。義亦淺近。皆後人所擬作。不足采。故不錄。

〔附論〕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孟子。

史記稱舜徵舉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蓋以經之二十八載爲自舉舜時數之也。蔡傳云。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則是自舜受終時計之矣。余按。經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不容舜舉已二十年而底可績者止三載。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不容初舉歷試之時。卽以相堯稱之。蔡氏之說是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尙書大傳云。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

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論者。皆謂堯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與舜。余按。不以天下與子。自古聖人皆然。不獨堯也。蓋上古之時。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大德之聖人出焉。則相率而歸之。聖人沒則已耳。非若後世創業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孫世守其業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無所受。其後皆無所授。自羲農黃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堯以丹朱不肖。故獨不傳之子也。且堯亦未嘗傳天下於舜也。堯之初意但欲讓舜以天下耳。故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是堯本期得舜之後。卽以天下與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讓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終攝政。至堯崩而後踐位焉。初非慮身後之天下無所屬而始屬之舜也。曰。堯不慮身後之天下無所屬。何爲汲汲焉以天下與舜也。曰此堯之所以爲大也。堯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蓋當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猶蠢蠢焉去禽獸不甚遠。此之爲治。猶闢荒田而馭生馬。不但非一聖人所能獨理。亦並非數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堯與舜兩大聖人耘鉏馴擾。相繼於百五十載之久。則治功不成。且夫禹皐稷契數聖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堯七十載之培植涵濡。則無以鍾其秀。非舜八十載之試功考績。則無以盡其材。是以堯之治。至於於變時雍而猶以爲未足。自

惟年老不能終其事。乃咨於衆而得舜於畎畝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雖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終攝政固已代堯敷其治。至堯崩而天下諸侯卒共戴舜以爲天子。然後水土平。禮樂興。庶績咸熙而開萬世無窮之業。使後世賢聖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萬世之人者。天也。治萬世之人者。堯也。堯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堯之所以創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堯之所以爲聖。在乎能爲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與人。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聖人之視天下。猶敝屣也。其去其留。無所關其意焉。當其生也且欲巽位。況其子與天下之利病。尙何待於較量。大傳所言。固與聖人之心刺謬。卽史記以爲不私其子者。其視堯亦甚淺。蓋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聖人而爲之說。而不知聖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細繹經文。堯讓舜以天下。非傳舜以天下。又不知堯所以與舜天下之故。但見舜繼堯爲天子。遂以大傳史記之言爲實。誤謂堯不傳子而傳之舜。不以爲善爲子謀。則以爲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幷以之疑禹。聖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堯首發明之。而槪不載後人揣度之言。說並詳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錄〕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書益稷。○堯有丹朱。楚語。

〔備考〕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

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績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書堯典。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左傳文公十八年。

呂氏春秋云。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去之。終身不反。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於堯之門。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蒼嶺之淵。余按。堯舜之德至矣。天下豈有能加於堯舜者哉。如以堯舜爲不屑。則是喪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楊氏之徒爲黃老之說者。假設此言。以遂其非堯舜。薄湯武之私。呂氏無知而妄採之耳。

〔附論〕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書堯典。

〔附論〕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

於人者。孟子。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裏。孟子所言。其綱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義則朱子章句盡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者。尚未盡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謂舜之大知。不在乎已有過人之識。而在於能集衆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則是舜所以過人者。乃在好問好察之前。別有操持以成其爲大知。非此章本意也。蓋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爲是。則不好問。自以爲高明。則不好察邇言。有好名妬忌之心。則不肯隱惡揚善。偏聽阿好。喜諛惡直。而於事多鹵莽滅裂。則不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以雖有諫臣拂士。遠猶高識。皆阻而不得達。達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聰明。以致處事失當。惟舜不然。是以其知爲獨大也。聖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好問好察之屬。夫誰不能。但不肯耳。若歸其功於在我權度之精切。則人必曰聖人天亶之聰明。非人所可及。卽不然。而不求諸明白易爲之事。乃求之於空虛難見之心。聽之若愈精而學之乃愈遠矣。

〔備考〕許。太岳之允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姜。太嶽之後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杜氏云。太岳。堯四岳也。按周語亦稱齊許申呂爲四岳後。其說或不誣。但周語謂共工之從孫四岳佐禹有功。命爲侯伯。賜姓曰姜。則語殊失實。何者。四岳乃堯舜之相。薦鯀及禹者。不得復爲禹佐。而四岳本長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爲侯伯也。且傳及晉語。皆稱炎帝爲姜姓祖。炎帝在四

岳前、非至四岳始賜姓矣。至共工氏。乃繼炎帝爲水師者。與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炎帝後。又安得爲共工之從孫乎。大抵國語之文。本多荒誕。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爲之說。如賈侍中之以共工爲諸侯。與高辛爭王者。韋氏之以爲炎帝世衰。其後變易。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謂勞而罔功矣。故今但載傳文而國語文不載。說並見命伯夷條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堯典

四岳十二牧皆舊官。以舜新卽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職也。舊官。故書其官於前而曰詢曰咨。見其非新命也。然則稷契皐陶之非舊官可知矣。四岳不載命詞者。統率羣僚無專責也。十二牧共一命詞者。域異職同。無分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書堯典

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五穀不登。禽獸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須臾緩也。而禹又前爲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禹非顓頊孫。說見夏禹篇中。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職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爲司空。無庸複也。且云汝作司空。則嫌於始爲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爲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詞之上。語簡意明。其斯爲聖賢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說。經義盡晦矣。

僉曰。伯禹作司空。僞孔傳以爲四岳同詞而對。蔡傳以爲四岳及諸侯也。余按。僞傳誤以四岳爲四人。蔡傳更之。是已。然用大臣當謀之廷臣。不當專謀之諸侯。諸侯朝覲有時。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則僉也者。廷臣僉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僉對也。蓋古文簡質。所記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記之。其實咨岳之後。於衆無所不諏。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當時廷臣亦未必人人薦禹。但薦禹者多。僉也者。舉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從薦禹者之言。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讀者當善會其意。不得但泥其詞也。此九官之首。故發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平水土。據經。此文在舜卽位以後。而僞孔傳誤以爲堯時事。乃以此章爲命禹作百揆而稱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綱目前編。遂以堯之七十三載爲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載爲禹告成功之歲。余按。經云。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禹於堯之季年。已爲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猶未平。故舜仍其官而專責之以平水土。詞意甚明。若別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進居之。則文當曰。汝作百揆。惟時懋哉。今舜絕口不以告禹而但稱其以前之功。禹尙不知己爲何官。將何所遵循邪。古今來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文相承也。今以平水土爲錄舊績。以

惟時懋爲勉新功。則上句語氣未畢。下句語意無根。於文義亦不通矣。帝曰。疇若予工。則命垂曰。汝共工。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禮。則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卽其所咨者也。然則禹之平水土。卽所謂熙帝載而宅百揆。不待言矣。蓋洪水者。帝之所憂。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則。定貢賦。布聲教。則百揆實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爲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與八人小異耳。若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所命自爲一事。所咨自爲一官。然則秩宗之外。亦將謂別有典三禮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然則是當舜初載。禹尙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堯八十載前。水患已平。歷三四十年之後。復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然則是舜禹問答之時。土功始畢。故禹舉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堯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時。猶爲此言。不幾贅乎。是則禹之治水。於典爲舜世。於謨亦爲舜世。而自舜攝政後。堯未崩前。初未嘗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爲司空當及堯世。至其決九川。弼五服。斷斷爲舜時事明矣。故論語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記五帝本紀及夏本紀。亦皆以禹治水爲舜卽位後事。良有以也。蓋僞傳之失。皆由誤以四岳爲四人。則幷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五人。必減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數。故不得已以稷契臯陶之命爲稱其前功而不與焉。然教稼明倫皆在平

水土後。而幷禹減之又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因一誤而又三四誤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顚倒錯亂。禹功之告成。反在堯典濬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貢丕敍之後。而禹所別九州。舜改之爲十二。禹又改之爲九。展轉相因。誤無所底。遂使聖人經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幾二千年。而皆自誤以四岳爲四人始。嗟夫。釋經一字之誤。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愼也。曰。然則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內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爲朝廷之長。四岳爲十二牧之長。何也。曰。經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敍。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五典。四門。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獨爲官名。傳曰。百揆時敍。無廢事也。然則百揆者。猶言百事耳。豈得以爲官名也哉。堯之用鯀也。咨於岳。舉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無聞焉。堯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謀之外之長而不謀之內之長乎。蓋僞書與僞傳本出一人。彼於堯典。既以百揆爲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語。是亦因誤而誤耳。豈得以僞書證僞傳乎。且朱子與蔡氏既以四岳爲一人。則僞傳之誤解。無庸復遵矣。乃亦以百揆爲官名。治水爲往事。是僞傳因堯典而誤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誤堯典也。故今取經文正其誤。而以孟子所稱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說並見後命皐陶與分北三苗條下及舜體國經野篇中。○按禹治水事。又見於有爲神農章。然誤以汝淮泗爲入江。與禹貢水道皆不合。朱子以爲記者之誤。是也故舍彼而錄此。

唐虞考信錄卷三

舜命官考績下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書堯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孟子。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敍教稼穡。亦在禹治水之後。○稷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履跡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堯典。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敍教人倫。亦在稷教稼之後。○契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吞卵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堯典。

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孟子。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論語顏淵篇。

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臯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之。○臯陶似非庭堅說見夏臯陶篇中。

命稷契臯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讓帝已知其才也。命詞何以詳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從省也。因讓而命者。事專見於所命。故從詳也。

僞孔傳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爲新命。以稷、契、臯陶爲美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余按。經之命官凡九。於棄曰汝后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臯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樂。於龍曰。命汝作納言。八人之命詞如一。稷、契、臯陶爲申命。何所見垂益等五人之獨爲新命。垂益等五人既爲新命。則稷契臯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臯陶因禹之讓而命之者也。夔龍因伯夷之讓而命之者也。苟因讓而命之者。卽爲申命。則夔龍何得獨不爲申命乎。禹之爲司空。自堯時者也。則其命必別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見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見其功之尙未畢。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臯陶亦舊爲此官。則亦當著之於命詞之上。必不云汝爲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舊職也。然所謂闢四門食哉惟時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臯陶卽使果仍舊職。亦豈得獨爲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堯時。堯未崩以前。何以不書。舜卽位後。紀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時敍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顚倒舛謬之史官邪。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然則茲數人者。任官敎職皆在舜時明甚。或初仕於堯世。要之必未爲后稷。司徒。士。故史記云。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不得以舜爲申命也。蓋僞傳之失在誤以四岳爲四人。是以與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爲之解。謂稷、契、皐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與二十二人之數。由是凡舜時事皆以爲堯時事。顚倒錯亂。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傳出。始以四岳爲一人。然則稷契皐陶無庸謂爲申命矣。乃亦沿僞傳舊說而不改。豈非習聞其說。遂不覺其非邪。故今補其未備而詳辨之。說並見前命禹條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附錄〕垂之竹矢。書顧命。○垂之和鐘。明堂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存參〕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史記陳杞世家。

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衆也。以其職少輕。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職也。以其職少輕。故略言之也。

蔡傳云。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史記稱益未有加以伯者。傳誤。）之佐。則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讓稷、契、皐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讓夔龍也。帝曰。往欽哉。獨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諧。猶偕也。謂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不允垂益之讓。汝諧者。允垂益之薦而用之也。稷、契、皐陶、夔、龍皆別命之。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皆不別命。既俞其薦。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爲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傳文。）亦多以所職名。垂共工而所讓者曰殳斨。益作虞而所讓者曰熊羆。則所讓之人後即爲二人之佐可知也。細核前後文義。諧之當爲偕義顯然。僞孔傳乃釋爲諧和。此官。蔡傳因之。而引史記之文以見其爲二人之佐。不知史記即因汝諧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於垂不言之者。蓋史記引尚書文至垂爲共工而止。無讓殳斨、伯與之語。此或司馬氏誤脫尚書文。或後人傳寫誤脫史記文。均不可知。非史記別有所據。書但有朱虎熊羆佐益之事而無殳斨伯與佐垂之文也。因傳說未明。故今詳釋之。○殳斨、伯與僞孔傳以爲二人。蔡傳以爲三人。今以上讓於稷、契、暨皐陶之文推之。蔡傳說是。朱虎熊羆僞孔傳亦以爲二人。蔡傳以爲四人。疑亦蔡傳得之。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於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漢書地理誌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

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顏氏註云。柏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是謂伯翳卽益。而益爲伯益矣。自是學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雖朱子註論語亦稱之爲伯益。（舜有臣章註云。禹稷。契。皐陶。伯益。）葉大慶攷古質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本註云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耳。余按益翳聲相近而致誤。理誠有之。然非史記因聲之轉而誤分爲兩人。乃漢書因聲相近而誤合爲一人耳。書堯典云。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皐陶謨云。暨益奏庶鮮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陽城。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皆稱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國語稱伯翳。史記作柏翳。亦未有徒稱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則概不稱伯。遇翳則必加以伯與柏也。春秋傳於列國最好溯其先世。於齊許稱炎帝。太岳。於陳稱顓頊。幕。舜。於杞鄫稱夏。稱后相。於宋稱商。稱相土。於薛稱奚仲。仲虺。於六蓼稱皐陶。庭堅。於郯稱少皞。於任宿須句顓臾稱太皞。凡古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國。晉、楚、魯、衞之倫。亦往往及之。獨於益之膚功。秦之大國。絕無一語。班氏生於漢代。何所見而知伯翳之必爲益也。將謂二人之功相類邪。則禹之佐固非一人。卽虞之職亦不止於調馴鳥獸。且秦本紀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稱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會。鳥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據此文而遂以柏翳爲益。以益爲伯益也。黍稷之稷。漢以來謂之粟。今北方農人謂之穀。（南方人或呼爲小穀。稷去聲。）穄聲。乃黍屬之不黏者。經傳之文甚明。說文之訓尤顯。迥然兩物也。（語詳稷穄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讀入爲去。

或遂有讀稷與穄同音者。作本草羣芳譜者不考之古。遂誤以稷爲穄。班氏之誤。與此正同。不得據班書而疑遷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稱。虞者官名。而漢志云爲舜朕虞。其誤會經文如是。若必謂班氏不應有誤。將朕虞亦果爲官名乎。嗟乎。漢書合之誤也。而反信之。史記分之是也。而反譏之。是者必以爲非。非者必以爲是。吾眞不解其何故矣。師古大慶皆精於考核者。然猶如此。甚矣。考古之難言也。大抵古人文字異者。非有顯然之證。寧可從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與思。合之而祖孫易位矣。羲和之與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亂矣。伊尹之與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沒矣。羲農之與太皡炎帝。合之而世代顚倒矣。南容之與南宮敬叔。合之而賢哲受誣矣。故不必分而從古而分之。其失小。不當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載國語伯翳文。史記大費之事。

孔氏尚書正義稱益爲皋陶之子。張氏史記正義云。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大業是皋陶。大業乃伯翳父。張氏以益爲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據此立說。遂謂朱子論語集註。蔡氏書傳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讓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實因益爲皋陶子也。此語太陋。故不欲舉其名。見其書者自知之耳。余按。鯀用於堯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與皋陶同時登用。比肩授職。絕不類爲父子者然。禹爲鯀之子。尚書言之。春秋傳言之。大戴記史記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及者乎。劉向之書。誣者多矣。而列女傳尤爲紕繆。藥酒之覆。餘光之分。皆以策

士喻言記爲實事。唐劉知幾譏之詳矣。而五歲佐禹亦必無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爲臯陶之子。猶不可信。況向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爲臯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見言佐禹者之必爲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豈得遂以爲實。朱子蔡氏蓋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爲譏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至以論語五臣爲證。其說亦謬。謂五臣有益者。集註文耳。或以爲四岳。或以爲伯夷。義皆可通。安知其決爲益。且舜賢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讓之。經言五人則以爲四人者皆當讓。如經言十人則以爲九人者皆當讓乎。此論尤爲無理。恐後人爲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書堯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呂刑。

說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爲臯陶。吳氏云。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蔡氏云。臯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與。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靈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兩項而言。則所謂士者非臯陶。卽伯夷明矣。稷棄之世官也。故今傳多稱之。若臯陶則未聞有稱士者。且旣謂伯夷典刑矣。又謂臯陶爲士。不但於政體有乖。卽以文義論亦不可通。然則所謂制

百姓于刑之中者。卽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皐陶明矣。蓋盛世之文多謹嚴。衰世之文多輕易。況事在千餘年前。傳聞不一。蓋有誤以皐陶之事。爲伯夷者。作誥者因本之以爲言。吳氏以爲傳聞之謬。是矣。蔡氏疑在皐陶之前。猶未免於曲爲說也。孟子曰。盡書信則不如無書。吾於書之呂刑。詩之閟宮。皆不能無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稱述者久遠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實耳。故列之於存疑。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余按。春秋傳或以姜爲太嶽之後。或以姜爲炎帝之後。周語晉語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則謂四岳之後卽炎帝之後。理尙可通也。若伯夷則與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薦。安得四岳之後卽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爲佐堯。亦誤。故今不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堯典。

孔叢子稱或問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皐陶爲夔請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獸名。故魯語云。木石之怪。夔蜽蜩。水之怪。龍罔象。夔之名夔。猶龍之名龍也。猶朱虎熊羆之名朱虎熊羆也。所謂夔一足者。謂夔之獸一足。非謂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經而不知所由誤。乃撰爲此事。又托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勞矣。且九官皆官屬之長。未有無佐者。垂之佐殳

斨、伯與。益之佐朱虎、熊羆。禹、稷、契、皐陶之倫。亦必有佐。但不見於經耳。典樂教胄。豈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獨無佐乎。以無佐解一足。則龍之兩角又何說焉。今不載。

世儒論古樂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來。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爭。紛然不一。余之意獨以爲不然。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有歌而後有聲。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卽其言志之詩也。永卽其永言之歌也。卽其詩而長之之謂永。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暢。而俯仰遲速無不適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聞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爲律以考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爲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爲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爲長

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爲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爲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語而顚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釐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況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卽可爲古樂。是得周尺而卽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爲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舜之樂所以爲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爲樂也。古樂之與後世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爲韶也。舜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爲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百姓之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爲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顏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譬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

遂無高下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嗚乎。三代以還。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黍爲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長短爲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備考〕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堯典。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萬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氣和矣。夫然後禮樂可興。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慮讒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龍終焉。此治化之成也。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禮也。曰。樂則韶舞。放鄭聲。言樂也。而又繼之曰。遠佞人。何。蓋佞人不去。雖有賢臣不能爲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長治者。必以近佞人爲永戒。舜之堲讒殄於制禮作樂之後。亦此意也。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猶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龍何以亦詳於伯夷也。猶命稷、契、皐陶之詳於禹也。亦因讓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書堯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同上。

自詢於四岳以後。鄭氏以爲皆格於文祖時所勑命。綱目前編因之。悉載之於舜即位時。而以舜

之三載爲考績之年。九載爲黜績之歲。余按。舜之攝政二十有八載矣。自棄以下八人。爲知其材邪。爲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載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盡用之。如云咨於衆而知之。則何以二十八載之久而不一咨。獨於此一日而徧咨之也。向之爲此官者。爲稱職邪。爲不稱職邪。稱職邪。不應一日而盡易之。不稱職邪。不應二十八載而不易。卽云向無其官而今設之。亦不應二十八載之久而無一設。忽於此一日而徧設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衆之舉。皆非朝夕之故。蓋以漸而知之。遂以漸而用之。而記事者連類而記之耳。不得以爲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聖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況巢窟者切膚之急禍。教養者治民之大綱。皆非可以須臾緩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禮樂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載而咸奏厥績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決川距海烝民乃粒告之帝。則是此時水土固已平。樹藝固已成矣。而帝方諄諄焉以山龍黼黻六律五聲與庶頑讒說爲憂。則是此時禮樂猶未興。讒殄猶未絀也。然則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龍始各任職耳。若與六官者同命而同考。何至此時尙廑帝憂乎。曰。然則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簡質。貴得聖人之意耳。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而典之爲體。綜其始終本末言之。又與春秋之編年紀事者不同。卽如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豈果臨朝一問而已乎。僉曰垂哉益哉者。豈果同朝一應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

作朕虞者。豈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則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然則舜之訪蓋不知幾何。而衆多稱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詢以言。試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書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不寧惟是。韓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顏。汝爲陳許帥。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曰度。維汝予同。汝遂相予者。豈果一日之事。當日之言乎哉。夫堯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嗚乎。聖主賢臣之心與其經綸設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牽文義之儒者。豈可勝道哉。故識其說如此。

苗頑弗卽工。書益稷。

皐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書堯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篇。

〔附論〕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篇。

按。三苗之見於虞夏書者凡四。其一。竄三苗於三危。乃堯時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績時事。其三。苗頑弗卽工。皐陶方施象刑。乃舜禹問答語。考其時勢。當卽分北之事。蓋苗頑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記象刑之實。所謂五流三居者也。然則典正如春秋。直書

其事。謨正如左氏傳。詳誌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惟此當在最後。蓋因頑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敍也。若先已丕敍。則禹不當謂之頑弗卽工。舜亦不當分北之矣。蓋水土雖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貢實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載乃同之文。聲教訖於四海之語。是知此篇乃賦定功成後所記。故云丕敍也。三篇之文正相發明。自僞孔氏古文以禹貢爲作於堯世。又撰禹攝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敍之後。復謂之頑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聽矣。無故而又動大衆以征之。首尾衡決。事實淆亂。莫此爲甚。故今載丕敍於後篇。刪征苗之僞誓。而取謨中舜禹之言。殘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學者可以一見而瞭然也。說並見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體國經野上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

〔存參〕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

此篇與堯典羲和之命相表裏。四時之定。堯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時者。損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範圍後世而開其始。故授時命於庶績之先。敷土記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書禹貢。

篇名以貢。紀貢制也。貢冠以禹。誌禹功也。水土既平。經制既定。天下諸侯懷舜之德。感禹之勤。已

各擇其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因而紀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篚亦貢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滌。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況於田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豬。皆以明其爲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爲一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之別。第三節貢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識貢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爲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兗之患在東河。故西河之治記於冀。東河之治記於兗。壺口梁岐皆山之當河衝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順流而南下。則東溢於太原岳陽之間。故以三者爲始事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言治河東之平地也。河既軌道太原。岳陽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言治河內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陽次之。覃懷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衞既從。大陸既作。言治山東之平地也。自衡漳以東北至海。地益下。多積水。二泊貫于南。兩淀橫于北。故自太原至於衡漳。田既墾。賦既成。然後山東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踰山出東流。然後北折貫泊以入于河。故

謂其東流者爲衡。北流者爲從也。次恆衞大陸於田賦後者。衡漳也。下土疏而水涸遲。田瘠賦輕。連覃懷衡漳言之。則嫌於田賦與全州無異。故先言田賦。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獨詳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環也。不言貢者。蔡氏所謂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難易輕重之異。而冀尤爲明著。故詳釋之。八州可以類而推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大雅。

〔備考〕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梁山。晉望也。爾雅

僞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於冀州漳內。況雍之岐山距河數百里。與河何涉而連及之。蔡傳駁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韓墟。乃取水經注之呂梁當之。注稱呂梁在離石之東北二百餘里。其距河遠矣。況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與僞傳同。非呂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經。皆不得指爲禹貢之梁岐也。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即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爲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爲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爲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

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爲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僞叛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晉以河爲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荊之有荊山。梁徐之有蒙山。皆兩書於經文。烏得以雍州有岐遂謂冀州不得復有岐乎。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猶九河之記於兗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屬崩頹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要之經傳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詩春秋傳爾雅之文悉載之於冀州章下。以見其爲一云。

〔存參〕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史記秦始皇本紀。

僞孔傳云。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傳云。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余按。僞孔傳不知皮服之爲貢。故以右且入者爲禹。蔡氏以爲貢道。是也。然謂淪入于海。則不若僞孔傳之以爲海畔山者爲可據也。經曰。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雖不同。而山勢則不改。今大行恒山自易定東折。過古北喜峯等口。轉而南行。至臨渝縣東境海岸仡然而止。故

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爲古碣石。何所見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當求之於海中乎。史記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時碣石未淪於海也。漢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漢時碣石亦未淪於海也。烏得以爲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傳所言。則與恒山大行之勢中斷者數百里。證之經文亦不合矣。蓋蔡傳之失。皆由誤信臣瓚之說。謂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無此山。故遂以爲淪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嘗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島夷而言。島夷在渤海東。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瀾無可指。故以山誌之曰。夾右碣石。言由海道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謂夾右碣石之處。即入河之處也。貢道言河凡七。兗徐豫之達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亂于河。未有誌其山者。入河自有常處。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積石。下言渭汭。皆河也。不誌其山則不知爲何地。故變文云至于龍門西河。由海入河豈有兩地。而煩誌其山乎。且禹貢固有誌其山者矣。導河之文是也。其東折也。誌華陰焉。其北折也。誌大伾焉。禹之於河防詳且慎矣。況於入海之要地。豈容有大山而反不書。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謂入河者爲冀州北方貢賦。亦非是。經所謂入河者。但承上島夷文耳。冀固無貢。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無事於達河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書禹貢。

〔備考〕徒駭。大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爾雅釋地。

朱子以簡潔爲二水。幷其七而爲九。蔡傳以簡潔爲一水。幷其七則爲八。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余按。經既統稱九河。其水勢當相等。不容別有經流。餘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說爲長。然九河之名不見於經傳。而爾雅記九州之名與禹貢殊異。故郭氏不得已。疑以爲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與經傳異者。然則爾雅所載且未知果爲禹之九河與否。況簡潔之爲一爲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備考。而不強爲之說。

〔存參〕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書溝洫志。

通典謂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記謂鈎盤在樂陵東南。馬頰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謂簡潔在臨津。鈎盤在樂陵。馬頰卽篤馬河。以上並本蔡傳文。蔡傳皆以爲非是。獨據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又據程大昌言。引碣石爲九河淪海之證。謂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道已淪入于海矣。余按。漢世近古。九河之跡。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許商所言雖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駭胡蘇皆傍禹河故址。或不盡誣。若通典寰宇記等書所指。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間。地直大陸以東。於經文當云又東播爲九河。不當云又北播爲九河矣。兼其地勢東下。水不北流。必東行由海豐入海。無由與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同爲

逆河以達天津也。至篤馬河。則漢志已明謂其在九河南矣。烏得以爲馬頰。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歷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而有餘。有是理乎。蓋緣魏晉以後。河日南徙。旁決分流。往往而見。故川舊渠所在有之。學者僻於好古。遂附會之以爲九河故道。猶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時北流之跡。而淺學者遂以爲禹河也。大抵談古跡者多無依據。故晉人避亂之城。而以爲文王之羑里。孔子時衞在今開濮二州間。而衞輝城南有孔子擊磬亭。此皆不學之人強不知以爲知者。蔡傳非之。是矣。然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則其說亦不經。何者。秦漢以上載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數百里之廣。其所漂沒國邑民居不知幾何。此非常之大變。豈得傳記皆不之載。傳記既不之載。橫又何從得其說而傳之。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東北斜行以趨永平。則及其入海時已抵北岸。何由復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爲河入海之處。特出臣瓚之說。非經意也。經之夾右碣石。自記海道所經。非與入于河相連爲文也。凡貢之入河。未有記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導河乃誌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誌之於導河。反記之於貢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則碣石卽在海中。尙不足爲九河之證。況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謂九河之尙存與九河之悉淪者。皆非也。惟鄭康成以爲八流皆塞。說獨近是。然謂齊桓塞以自廣。則誣。朱子與蔡氏據孟子曲防之禁。駁之。固也。然卽使桓公無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時之所能塞。乃水勢與人事積漸而爲之

耳。蓋水之在山。勢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挾沙而下。若水盛而源遠。挾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數斗。至平地則流緩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勢必併於一而旁皆塞。水勢然也。古者川有涯涘。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與水爭地。自阡陌開。井田廢。民盡其力之所至。以爲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則突者漸夷。凹者漸滿。不數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尙皆斷續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歲暢流。明歲已爲平田者。況自禹以來數千年。歲歲沙之。歲歲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復存。乃其常事。而說者俱未言及。是將天下之水勢各別邪。抑說經者下帷之日多。未嘗久處河干。躬履水涘。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爲九。與其合而爲一。孰大孰小。孰廣孰狹。孰當先塞。孰能久存。不問而可知也。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闊且大者。尙皆蕩然平原。無復遺跡。（余鄉卽禹時大河所經處。）況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乎。開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仞。州民謂之南岡。（蓋河兩岸有縷水堤。日久沙與堤平。故爾。）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爲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況數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爲之說。亦可謂不達於事理矣。故今但載漢志許商之言。以爲參考之助。其餘諸家之說。概無取焉。碣石見前冀州條下。大陸見後夏禹篇中。

唐虞考信錄卷四

舜體國經野下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書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同上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同上

朱子云。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導水章。荊州字疑誤。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謂鄱陽鄱陽實非彭蠡。說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夐而不相屬也。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也。蔡傳云。庚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

江之口者是也。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邪。余按。導漢章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章云。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則爲三江無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強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謂之無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謂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註之。朱子與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吳都賦註。豈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敵者。雖合流經必並書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導淮曰東會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導渭曰東過漆沮。敵故不可以偏舉也。江漢之水所受皆數十百川。勢均力敵。相持而東。不容舉漢而略江。亦不容據江而遺漢。故導江云入于海。導漢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廢也。伊瀍澗皆小於洛。導水章文皆統之於洛。然豫州章猶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況江漢同爲大川。導水章固已不相統。安見入海之不可以並舉也哉。濟之入于河也。經曰溢爲滎。何以知溢者之爲濟而非河。其伏于滎也。經曰東出于陶邱北。何以知出者之仍爲濟而非他水。然則禹固有以別之矣。聖人之於水也。固不靳于其味。然亦未嘗不辨其性。禹能別濟於河。豈獨不能別漢於江。禹能於滎與陶之相隔數百里者而知其爲一。豈獨不能於江漢之合流者而知其爲二。謂

必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而後江漢可分。則禹之別濟於河。係陶於滎。又何說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陽。彭蠡非鄱陽。說見導江漢條下。且既爲北江。亦不得復爲南江。）爲南江。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何者。此水既與江漢並列。不應經無一語及之。見於經者。惟九江爲大。荆州章云。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揚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謂南江者當以九江爲是。然經既無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闕之也。且江之稱爲三。猶其稱爲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說矣。洞庭之水未嘗不合流也。彼合流則可以云九。此合流則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論異乎。蓋南方之水多呼爲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粵之間。往往有之。不但震澤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無慮數十。豈得以其實有三江。即當必爲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東河內河南謂之三河。而今順天府亦有三河縣。潼關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關。在今高陽雄霸之間。而山西之雁門寧武偏頭。直隸之居庸紫荆倒馬。亦稱三關。由是言之。即吳都賦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爲禹貢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記已然之事耳。不連下爲義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去涇數千里。其懸隔遼夐豈但如大江震澤而已哉。其他若九河既道。滎波既豬。漆沮既從者甚衆。皆自爲文義。而冀州恒衞既從。大陸既作之下。乃次以島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與震澤之底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澤。遂牽帥三江而屬之松江也。歷觀說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貢。惟東南吳越之間。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歸氏有光夏氏允彝等皆然。）無他。但據其所見聞而不

求之於經傳也。故舜之歷山河濱雷澤。晉人以爲在晉。齊人以爲在齊。浙人則又以爲在浙。余鄉臨古淇水。漢以後呼爲白溝。隋以來稱爲御河。近世輿夫舟子往往以衞呼之。泉水俗呼爲衞河。駕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爲衞。幕友書吏不能辨也。故文移書啓中皆稱爲衞河。詳見大名縣水道考中。而修縣誌者。遂誤以爲禹貢恒衞既從之衞。修府誌者。遂謂淇水不知所在。此豈非由目驗而得之者。而舛誤乃如是。故論地理於今。當驗之以目。論地理於古。仍當斷之以經。若信目而疑經。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爲誤。詳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砮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書禹貢

〔備考〕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左傳僖公四年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書禹貢

〔存參〕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書禹貢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敍。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同上。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

唐宋學者承僞孔傳之說。皆謂禹別九州之後。舜復改爲十有二州。而稽之經傳。夏稱九牧。商詠九圍九有。其數皆不符。則又曲爲之解。以爲禹卽位後復改之爲九州。綱目前編因之。遂以堯之八十載爲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貢賦之年。八十一載爲舜肇十有二州封山濬川之歲。舜之三十三載。禹既攝政。乃復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應不書。九州既平無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書曰濬川。然則其所濬者何川邪。呂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之言。曲爲之解。夫既平之濬與未平之濬孰爲輕重。何爲於其輕者反記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聖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爲九州矣。舜無故分之爲十二。未數十年。禹又合之爲九。是苟然而已。合爲是則舜不當分。分爲是則禹不當合。聖人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且田賦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數年之經營始成。此畫一之法。謂宜萬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踰年而卽取而易置之以爲十二。其紛更孰甚焉。蓋凡論唐虞之事者。皆誤

以禹之治水爲在堯世。是以其說顚倒舛謬而不能合。今但以經爲據。則禹之平水土。自舜卽位後事。舜攝政之初。固無有所謂州者。自舜肇設之。而是時洪水方橫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勢之宜。分之以爲十二。故漢書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及水患旣平。則向之澤藪或爲平陸。向之險阻或爲坦塗。故舜復併其三而爲九。故漢書云。水土旣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僞孔傳之說以爲取科第計。而不求之經。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爲固然。以致聖人經世之苦心大略。盡爲其所掩耳。至於禹貢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堯世。亦幷非水土初平時書也。何以言之。兗州章云。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九州成賦之後。又歷十三年以外。乃著此書矣。雍州章云。三危旣宅。三苗丕敍。則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數年或十數年。乃著此書矣。況三壤之則。九等之賦。必歷數年而後高下可較。珠玉金貝貢篚之屬。亦非巢窟甫離之急務也。然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蓋舜之命禹雖重於平水土。實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旣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貢賦。布聲教。待夫經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載之熙績分苗以後。說並見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條下。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平水土及導山導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土田賦之文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貢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商頌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按封商封邰所謂錫土也立子所謂錫姓也蓋姬姓始於黃帝故於稷不言賜姓子姓則始於契故獨言之也唐虞錫土姓之事蓋亦多矣顧經傳缺略不可詳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傳故錄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窺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同上○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錫土之事故附錄於此○說者謂今道州鼻亭爲古之有庳國按孟子謂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道州在九州之極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來然則有庳當去帝畿不遠好事者因鼻與庳同音故附會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書禹貢。

〔備考〕邦畿千里。詩商頌。○天子之地一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附論〕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書禹貢。

〔備考〕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書酒誥。○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書君奭。○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召誥。○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書大誥後錯簡。○庶邦侯甸男衛。書康王之誥。○曹爲伯甸。左傳定公四年。○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書禹貢。

〔備考〕先王居檮杌于四夷。以禦魑魅。左傳昭公九年。

蔡傳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貢山川。以今地圖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東南之地。未嘗棄也。恒山碣石而北。別無山川見於經者。沙漠之地。未嘗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說者亦謂周之王畿。豐鎬八百里。郟鄏六百里。共爲百同以成千里。然則古之所謂千里百里。皆絕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八方截

然不可增損於其間也。蓋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故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內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綏服共二千里。然則侯綏二服。乃九州以內地。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也。其外羈縻之國則附於九州。而謂之要服。又外則來去不常。聖人聽其自然。不勤於遠。不受其貢。謂之荒服。其遠近略與內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計之。然則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蓋南有餘而北不足。綜計之爲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無少欹斜。無少有餘不足而後可也。蔡傳又稱周官九畿。四方相距萬里。漢地理志東西南北亦彌萬里。禹服狹而周漢地廣。疑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余按。冀揚有島夷。青有嵎夷萊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僅附見於九州。若荒服則又在外矣。荒也者。遠也。略也。荒服已屬區畫之餘。不在九州之內。安得荒服之外復別有區畫。別有所謂五長者乎。周官一書。本非周公所撰。所載封國之制。乃至方數百里。春秋以後。吞併之餘。魯衞陳蔡尙僅二三百里。況建國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漢志所言。乃驛道之遠近。非經界之廣狹。先儒所謂以人跡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師。南北不踰八百里。而驛道則千有一百餘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據驛道之里數。疑經界之定制哉。余恐聖人體國經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禹貢。

〔存參〕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

此篇史記載之禹本紀中。漢儒因而謂之夏書。余按別九州。弼五服。乃舜體國經野之要。四海會同之實。不容於舜之世略而弗載。且既各爲一篇。不相聯屬。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詳加考核。置於堯典命官之後。以見舜經制之大凡。惟導山導水二章。事專治水。時在初年。而九州諸章亦足以互見。無庸複舉。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見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聖經。惟欲時事相從。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書益稷。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皐陶謨記皐陶之交贊於帝前。他官皆不與焉。而獨載夔之言二章。蓋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樂也。故以此爲治定功成之驗。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篇。

尙書大傳載舜時作大唐之歌。其詞曰。舟張辟雍。鶬鶊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又載舜之歌云。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尙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聖賢。莫不咸聽。鼖乎鼓之。軒乎儵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數歌者。淺而無味。泛而不切。惟鼖乎以下四句頗有意義。而語意又與上文不倫。蓋錄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爲後人所擬顯然。試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則知其僞矣。而唐虞之時。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無有所謂八伯者也。乃近世言詩者。竟有錄此詩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備覽〕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樂記。

俗傳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余按。賡載之歌詞渾厚而意深遠。此歌則詞露而意淺。聲曼而力弱。不類唐虞時語。蓋後世工於琴者所擬作。正如韓子拘幽操之擬文王。履霜操之擬伯奇耳。傳之既久。而淺識者遂以爲舜自作。誤矣。且所謂歌南風者謂其聲之協於南風耳。傳所稱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非其詞之爲南風也。遂以南風爲歌。亦屬附會。故今不載。又按。樂記此文下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其言良是。故今刪之。

〔備覽〕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寔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嘗疑此事近於荒誕後思經言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聖人之德之感鳥獸如此則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鳳何獨不可以致龍乎且但言龍歸之而不言帝賜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與劉累事亦似有別故列之備覽而附於鳳凰來儀之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書益稷

按舜之致治曠古今而獨絕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猶君臣相儆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彌盛也故皐陶謨以此終焉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故世所傳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考之則殊不然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堯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與人矣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是堯舉舜之意即欲以天下與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堯既試舜

欲與以天下。舜讓不肯受。而堯乃使之攝政也。自舜卽位以後。但記其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而禪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略之而不記乎。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載言也。典猶春秋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故堯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無不書者。臯陶謨則但載臯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嘗授禹以天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尙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於禹之言。而采摘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據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又曰。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獨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於舜之得人。乃以禹臯陶並稱。則舜、禹之事與堯、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蓋自舜崩之後。天下諸侯皆歸於禹。臯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遂受其朝覲。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何者。二帝之德。難以爲繼。禹謙不敢遂陟帝位與堯、舜齊。但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鎭撫之。所謂天下歸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曰。堯旣以天下授舜矣。舜何爲不以天下授禹。然則舜之聖將不逮堯乎。且舜旣不授禹。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

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強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惟堯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禮樂亦未興。已不能終其事。故舉舜而授之。使代已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禮樂固已興矣。初無所待於人之終其事也。身歿之後。聽天下之自歸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蓋堯之禪舜。乃創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曰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薦杜預以自代。預既克吳。不聞薦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畢而自擇代者。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擇夫代者。是臣侵君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堯之使舜攝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堯以身後之事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舜歿後甫十年而禹歿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歿。而預以身後之事屬之也哉。堯之世。大臣賢者莫如四岳。堯固已讓之而辭之矣。共驩之屬。則罪人也。其餘無可與舜肩隨者。故舜之禪無嫌焉。若禹、皐陶、稷、契、夔、益之倫。則其年與名位略相埒。雖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卽舜獨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時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堯之禪舜。特也。舜之未嘗禪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見商周之繼。而遂以爲自堯以前亦然。但見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遂以爲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獨不然。由是傳賢傳子之疑。紛紛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啓之事。可以

迎刃而解。故今不載。僞大禹謨之文而爲之辨。說並詳前後堯啓篇中。

僞尙書大禹謨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況謂人心之外別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別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以心爲己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視人心而別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必非聖賢之教也明矣。余少讀尙書及中庸序時。固已疑其語之不經。今二十餘年。得李巨來紱古文尙書考。而後知其語果本於道家也。因錄其文於左。

李巨來古文尙書考 古文尙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贋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尙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攷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

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尙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尙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冲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尙書也明矣。○按晉王坦之作廢莊論。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語。而不言其本於虞書。且與莊子吹萬不同。孰知正是二語連舉。則此語之出於諸子明甚。蓋道家者流小仁義而外形骸。故分心以爲二。荀子以性爲惡。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則必無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闢異端之說。而乃以道家之言。爲聖人傳心之要旨。無怪乎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故今不載。

僞尙書大禹謨。禹既攝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師。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堯典曰。竄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卽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遷之矣。卽位以後。雖禹有頑弗卽工之語。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舊俗未改。是以分而遷之。使之漸漬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遺民然。非尙據險自恣也。果據險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旣宅。三苗丕敍。則固已革心而從化矣。及舜末年。尙安得有負固不服之三苗哉。聖人舉事未有苟然者。況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輕命禹征之。使苗而當伐也。則當遂平之。周公東

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僅三旬耳。師未老。財未匱。何以遽班師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餘年矣。卽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時。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間。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遠矣。七旬之內。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萬邦寧謐。道德一而風俗同。是以恭已南面而樂極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攝政時而苗尙未服。豈得謂之無爲盡善也哉。僞書此文。乃采之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者。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詞。非當時事實。然但云舜時有苗不服。未嘗以爲舜末年禹攝政之後也。但云。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未嘗以爲輕舉大衆。無功而遽班師也。但云。久喻教而有苗請服。未嘗以爲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內所格也。是其事尙近於情理。自僞書增飾之而遂爲天下必無之事。豈不謬哉。傳曰。誓誥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時。尙未有誓明矣。湯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湯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無弱出秦費二誓之下。然則其爲秦漢以後文人之所擬作無疑也。余弟邁訥菴筆談中亦嘗辨之。今載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等語。皆想像郛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卽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蓋倣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

此獨覺迂闊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余謂左傳子魚之言。固過其實。而伐崇之事。究與此不類。崇敵國也。雖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雖伐之而原不期於一舉而卽滅之。豈得以之例舜也哉。況云復伐。則亦非不用師而自格也。故今不載征苗之事。說並見前分北條及周文王篇伐崇條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堯典

史記稱舜三十而舉。五十而攝。五十八而堯崩。六十一而踐位。踐位三十九年而崩。僞孔傳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壽百一十二歲。蔡傳言舜三十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經云。五十載陟。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則史記之誤。不待言矣。二傳之說皆爲近理。但僞傳增服喪之三年。與經文似微異。蔡傳無服喪之三年。於事理亦頗乖。竊疑古文皆約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計之。未必無奇零也。且古所謂三載。皆兼首尾兩年數之。然則歷試。攝政。服喪。實止三十一年。如此。則舜當於六十一歲踐位。百一十歲而崩。於經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遠。載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識之於此。要非大義所關。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

戴記檀弓篇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

九疑。是爲零陵。僞孔傳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唐韓子黃陵廟碑。宋司馬君實史剡皆嘗駁之。史剡之說未安。今載韓子之說於左。

韓子黃陵廟碑（節錄）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余按。堯典之記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蒼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當遠涉於此。孟子之說近是。戴記之文本多駁雜。而史記則又采諸戴記。僞傳則又因戴記史記之文而曲爲附會者。皆不足信。韓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載孟子之文。餘悉不錄。

〔附錄〕舜有商均。楚語。

〔備考〕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左傳哀公元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存參〕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左傳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左傳昭公三年。

〔附論〕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篇。○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孟子。並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後世學者尙論古聖。往往以宰我之言爲實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賴。莫不始於堯舜。安居樂業。堯舜之奠之也。禮樂教化。堯舜之開之也。天地萬物之宜。堯舜之平成經理之也。禹之繼治。繼堯舜也。湯武之撥亂反正。反之乎堯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堯舜之道也。堯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堯舜爲天子。權可以施之。則創制顯庸以垂萬世。孔子爲布衣。權不足以施之。則修明六經以垂萬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堯舜。孔子。易地則皆然。非孔子則堯舜無以傳於後。非堯舜則孔子亦無所述於前。故謂禹湯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謂堯舜之不逮孔子。則吾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其稱堯舜至矣。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聖人謙衷。過於推崇前聖。若顏淵子貢輩。其稱孔子可謂極矣。然彌高彌堅之喻。何殊巍巍蕩蕩之稱。立道綏動之功。何異無爲而治之效。猶天之不可階。卽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顏淵子貢之尊孔子。亦不過如堯舜而已。惟孟子書中載宰我語以爲賢於堯舜。而子貢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軒輊者。皆與論語所言不類。竊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詞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復顧於彼。猶論舜者亟於稱舜而遂無地以處堯耳。豈必皆的論哉。孟子論聖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敍道統。於堯舜孔子無軒輊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爲定論也。程子之言雖未免於迴

讒宰我。要其意尙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異者。而但取其異者軒輊之也。蓋戰國之俗好爲大言。楊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師。非堯舜。薄湯武。而遠稱黃農以駕乎其上。儒者較爲醇謹。不敢放言高論。然亦不免染於風氣。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堯舜。漢晉以降。異端橫行。其說益誕。其言益無所忌。又以堯舜爲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謂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謂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與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誕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間。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來。其德之崇。功之廣。莫過於堯舜。孔子以堯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聖與堯舜齊。堯舜猶太祖也。孔子猶太宗也。尊堯舜者必尊孔子。禮所謂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謂孔子別有一道加於堯舜之上。則楊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謂別有一道。不但藐堯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見道統之正而服異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錄。通考聖賢先後所論而權衡之。而洙泗錄中宰我子貢有若推崇之語仍載之孟子言中。不使與論語門人之言相混。庶學者可以察其故云。說並見總目唐虞洙泗錄序中。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虞考信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者　崔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九〇二